

中国近代文学大系



1840-1919

In 12 Divisions & 30 Volumes

A TREASURY OF MODERN
CHINESE LITERATURE

BOOK ELEVEN DIVISION:
TRANSLATED LITERATURE
3 VOLUMES, NO.1

SHANGHAI BOOK STORE

Shanghai, China

856

中国近代文学大系

第11集·第26卷·翻译文学集一

施蛰存 主编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昆山亭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$27\frac{7}{8}$ 插页 4 字数 626 千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4000

ISBN 7-80569-326-9/I·106

定价(精) 19.50 元

中国近代文学大系

各分集主编

文学理论集	徐中玉	俗文学集	范伯群
小说集	吴组缃		金 名
	端木蕻良	民间文学集	钟敬文
	时 萌	书信日记集	郑逸梅
散文集	任访秋		陈左高
诗词集	钱仲联	少数民族文学集	马学良
戏剧集	张 庚	翻译文学集	施蛰存
笔记文学集	柯 灵	史料索引集	魏绍昌
	张海珊		

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》主要工作人员

编辑室成员：范 泉(总) 王知伊 周 劭 杨友仁

龚建星 郑晓方

装帧设计：范一辛

本卷责任编辑：徐文伟

中国近代文学大系

翻译文学集·1·

26



用白话文翻译西方文学
作品的近代著名翻译家
伍光建像



林纾绘图镌刻题赠伍光建
的铜质墨盒拓片（原件7×7
cm，伍蠡甫珍藏。）

蘇紳仁兄大人鑒下渡上展鴻未得把晤
 因往蘇蘇必心統兩部而制外閱中
 日報有巨賈賄未云云在布版於
 星亦之無極有以中律附隱名而
 紅生三字似有詩外似微有不便中
 至是此矣且以此手刺書出謝表
 少親登其時必當肯贈以此款茶湯
 未覺拍送福運社於會路 呈下再刊
 登報用大字寫 蘇花女遺事 每部價
 若干下用中字寫 前報此五部巨賈為蘇運茶
 若下用中字寫 信譯此五部事在蘇花女遺事
 未覺拍送而運茶會 部寄此此之而無所
 破也 呈下可允行也此問
 蘇紳 弟林紓 叩
 三月九日在杭州信和局寄

林紓谈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手迹



下右：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

1899年素隐书屋中译本里封

下左：1901年玉情瑶怨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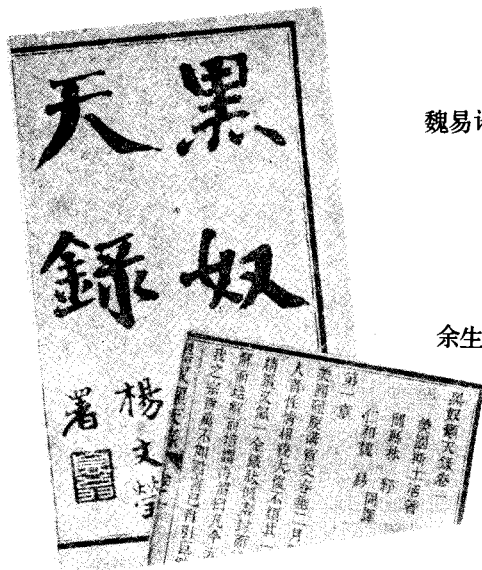
中译本里封



周瘦鹃在他塑造的盆景旁 阅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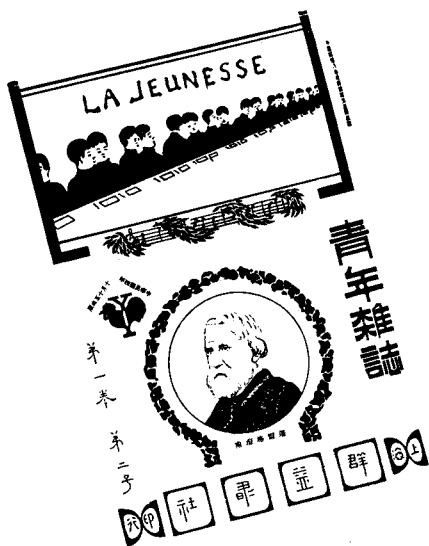
本卷部分选本一瞥



上左：《黑奴呼天錄》林紓、
魏易译本的里封及正文书影

下左：1907年发表《忧患
余生》的《东方杂志》

下右：1917年发表
《春潮》的《青年杂志》



出版说明

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八十年间，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日趋解体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、清王朝腐朽崩溃、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期。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残酷侵略和掠夺，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民，包括起义农民、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，以及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，群起抗争，自强自救，力求用西方文化取代封建文化。这是民族斗争、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尖锐复杂、空前激烈的时期。反映在文学上，时代的激荡和西洋文学的波涛，有力地冲击了长期来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我国古代文学的深层结构，而开始承前启后的嬗变。虽然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导思想，但它确曾在反帝反封建、反映现实社会、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、文语合一等方面，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，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。因此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，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承启转折阶段，有着它存在的特殊意义。但是近代文学资料有三个特点：繁、碎、乱，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手抄孤本，仍流存在一些专家个人和作者亲属的手里。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》的编辑，正是为了要把这些浩似烟海、隐显错杂、良莠不齐、濒于佚失的近代文学资料，分门别类地搜集、烛隐、筛选、点校、笺释，并撰写导言和作者小传，整理出一套有点有面、鲜明系统的资料系列，便于文学专业工作者、教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研究、选材、教学和鉴赏。

上海書店

1990年10月

12 专集 30 分卷顺序号

ORDER OF THE 12 DIVISIONS & 30 VOLUMES

- | | | | |
|----|--|----|-------------|
| 1 | 文学理论集: | 两卷 | 第一卷、第二卷 |
| | Essays on Literary Theory, 2 Volumes, Nos 1—2 | | |
| 2 | 小说集: | 七卷 | 第三卷至第九卷 |
| | Novels, 7 Volumes, Nos 3—9 | | |
| 3 | 散文集: | 四卷 | 第十卷至第十三卷 |
| | Prose Writings, 4 Volumes, Nos 10—13 | | |
| 4 | 诗词集: | 两卷 | 第十四卷、第十五卷 |
| | Poetry, 2 Volumes, Nos 14—15 | | |
| 5 | 戏剧集: | 两卷 | 第十六卷、第十七卷 |
| | Drama, 2 Volumes, Nos 16—17 | | |
| 6 | 笔记文学集: | 两卷 | 第十八卷、第十九卷 |
| | Literary Notes, 2 Volumes, Nos 18—19 | | |
| 7 | 俗文学集: | 两卷 | 第二十卷、第二十一卷 |
| | Popular Literature, 2 Volumes, Nos 20—21 | | |
| 8 | 民间文学集: | 一卷 | 第二十二卷 |
| | Folk Literature, 1 Volume, No 22 | | |
| 9 | 书信日记集: | 两卷 | 第二十三卷、第二十四卷 |
| | Letters and Journals, 2 Volumes, Nos 23—24 | | |
| 10 | 少数民族文学集: | 一卷 | 第二十五卷 |
| |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al Minorities, 1 Volume, No 25 | | |
| 11 | 翻译文学集: | 三卷 | 第二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 |
| | Translated Literature, 3 Volumes, Nos 26—28 | | |
| 12 | 史料索引集: | 两卷 | 第二十九卷、第三十卷 |
| | Index to Historical Materials, 2 Volumes, Nos 29—30 | | |

导 言

施 哲 书

一 东方与西方

人的群体，从部族、民族、发展到国族，除非长时期夜郎自大，闭关自守，总不免与相邻的群体有所往来。有往来，就不免有彼此间的互相影响。在我们中国这一大片土地上，从许多部族的互相影响、互相融化，凝固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，已经是秦汉时代了。

汉武帝刘彻是一位开放型的皇帝，同时又是一个扩张主义者，他从抵抗外族入侵发展到侵略西域诸国，扩大领土。在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中，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，彼此都获得利益。中国从西域获得大宛马、蒲桃、琵琶、横吹、胡麻、苜蓿。西域诸国获得了蚕丝织物、冶金技术。东汉末年，西域传来了火浣布，曹丕还不信天地间有火烧不坏的东西，著文抨斥。及至亲眼看到了火浣布，才自悔其所见不广。

从汉末开始，印度的佛教经典，陆续由胡僧输入中国。这是

标志着物质文明的西化，已提高到精神文明的西化。佛教哲学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、长远的影响，同时也促进了道家和儒家哲学的发展。

云岗、龙门、敦煌的石刻佛像，龟兹乐、胡旋舞、霓裳羽衣曲，都是西方输入的艺术。阿含部的佛教经典，催生了我国的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文。高座讲经和梵呗，导源了我国的变文、弹词和各种说唱文学。这又是文学西化的成果。

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，几乎有一大半国土，被外来民族所侵占。鲜卑族的拓拔氏的侵入，造成了170年的南北朝时期；女真、蒙古族的相继入侵，占领并统治了中国江淮以北的土地、人民，有240年之久。这两个时期，是异族文化的强迫输入，应该有可能使汉族文化全盘夷化。但是，事实并不如此。鲜卑文化，非但没有影响汉族人，反而为汉族文化所同化。拓拔氏连自己的姓也改从汉姓了。女真、蒙古人都曾想大力改变汉族文化。蒙古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任务贬到极低，把代表他们文化的僧侣地位和职责升到极高。但是无济于事，蒙古政权在中国崩溃之后，他们的文化也全部返回草原里去了。到现在，在我们汉族人民的生活里，已看不到蒙古文化的遗迹，只有北方小儿顶门上的一撮头发，还是元朝制度下的“钵焦头”。

在明代以前，汉族人民所吸收的外来文化，仅限于西域近邻诸国。虽然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上刻有叙利亚文字，可以证明当时长安已有叙利亚来的传教士，但是景教并没有在中国移植成功。从非洲被贩卖来的黑奴，已在唐代贵族家里服务，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只有劳动力。波斯商人带来大批珠宝，以换取我们的丝绸、茶叶和瓷器，他们的功绩只是扩大了中国的国际贸易。在元代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，住了几年，十分眩目

于中国文化，而自己对中国文化并无贡献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在明代以前，中国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，最远只到地中海东岸，也就是，没有越出亚洲大陆。这些近邻国家的文化总体，都低于中国，因此，中国文化能吸收其所长，而不会被侵吞。

明清两代，整整 500 多年，我们一直是个闭关型的国家。从帝王大臣到大多数知识分子，都是顽固自大的保守派，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复古和变本加厉，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非但没有提高和解放，在某些方面，甚至反而落后于前代。在同一时期，欧洲诸大国却经历了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、民主主义的法国大革命、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和无神论的科学思想，使许多本来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国家，迅速地超越在我国前面。

于是，我们开始接触到欧洲文化。

首先是绕过好望角航海而来的商人。其次是陆续结伴而来的耶苏会教士。以后是奉使来华的外交官。他们中间有文人学士，俄罗斯诗人杰尔查文就是在康熙朝参加使团到中国来的。这一大群欧洲人给我们送来了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冶炼技术、天主教义、舆地图。郎世宁给我们应用透视法的绘画。商人们运来了时钟、眼镜、望远镜、古刺水、咖啡、淡巴菇、鼻烟、鸦片。我们回馈他们的是指南针、火药、造纸、印刷技术。这一笔国际贸易，从长远的效益来结账，我们做了亏本生意。

欧洲人用我们的火药制造了枪炮和炸弹，用我们的指南针发展了海运，用我们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使羊皮、麻布和芦纸的手抄本得以大量用铅字排印。这些中国货使西欧一些国家获得了成为帝国主义者的能源。1840 年的鸦片战争，1894 年的甲午战争，1900 年的八国联军，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我国的大门和围墙。面对优势的武力，先进的文化，于是朝野忧国之士，大梦惊

醒，认识到老大帝国的“文武之道”已不中用了。于是一方面输入轮船、火车、大炮、步枪、电报、电话，一方面派遣留学生，去东西洋学习政法、经济、科技、文教，出现了物质与精神双管齐下地向西方大开放的形势。

二 第二次翻译高潮

向西欧派遣留学生，开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。留学生回国后对祖国的第一个贡献，便是以中文译本介绍、输入外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，推动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改革波澜。从1890年到1919年这一段时期，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。

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，也在这一时期突然兴旺起来。1899年，林纾以“冷红生”的笔名译出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。这是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^①。林纾不解外国语文，他译小仲马此书是依靠留学生笔名为“晓斋主人”的王寿昌的合作。由王氏口述，而林氏笔录。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的出现，震动了中国的作家和文艺读者。许多读者热烈赞赏这部西方式的爱情小说，为它写了不少诗歌和评论。文艺作家们觉悟到才子佳人式的中国旧小说已不能表现时代精神，在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或摹仿之下，写出了不少新意义、新结构的爱情小说。

^① 在此之前，有过西方传教士译述的文学作品。例如《伊索寓言》，在1840年已有中文译本，书名《意拾蒙引》。但都作为教义宣传品，而不认为文学。

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之后，林纾又译出了美国作家斯土活夫人的《黑奴吁天录》。这是一部为被白人奴役的黑人诉苦伸冤的名著。原书在美国出版后，激发了白种人的人道主义良心，造成强大的舆论，迫使执政者不得不颁布解放黑奴的法案。林纾的译本在中国出版后，中国读者慨叹于非洲大陆沦为白人的殖民地，非洲人民成为白人的奴隶，联系到当时的国运衰败、人民被略卖到新大陆去做苦工的情况，也激发了国家要富强、民族要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，在广大人民中间，开始萌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想。1902年，梁启超发表了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，1903年，有署名“楚卿”者，发表了《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》，1907年，天僊生发表了《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》，同年，陶祐曾作《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》。此外，在这几年间，有关小说之社会效益的论文，发表于各报刊者，屡见不鲜。各种报刊也都以连载形式发表翻译小说，较早的是1900年兴中会在香港创刊的《中国旬报》，此后有《觉民》、《江苏》、《浙江潮》、《汉声》、《童子世界》等革命派的政治刊物，将翻译小说的发表作为政治宣传的辅助。改良派报刊也都如此。严复与夏曾佑主办的著名国际政治和社会新闻性质的杂志《国闻报》，从1907年起，每期也增加了小说连载栏，并发表了《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》的长文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育意义^①。

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和《黑奴吁天录》译本的成功，鼓舞了林纾继续从事译述外国小说的趣味。当时，由于严复的邀请，他到京师译书局工作，得到几位精通英法语言、了解西方文学的青年学者的合作。在辛亥以前，先后与他合作的有魏易、曾宗巩、

^① 以上所举关于小说诸论文，均见于阿英辑编的《晚清文学丛钞·小说戏曲研究卷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。

陈家麟、李世中等十余人。他们翻译了大量的英、法、美国文学名著,包括司各特、狄更司、笛福、斯威佛特、大仲马、欧文等的主要代表作。三十年间,林纾一人就译出了一百六七十种外国小说。

日本明治元年(1868),开始维新政治。一切政法制度、经济结构、文化设施,都摆脱了中国的影响,而向欧洲诸大国学习。不到三十年,国势民风,焕然一新。1894—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,庞然大清帝国竟惨败在“倭夷”手里,这才使中国人注意起日本人来了。1886年,开始派遣日本留学生。北京的同文馆增设东文馆。天津、杭州、福州、泉州等地,纷纷设立东文学堂。康有为、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,其译书对象“以东文为主,而辅以西文,以政学为先,而次以艺学”。在甲午战争以前三百年间,日本人翻译的中国书有129种,而中国人翻译的日本书仅有12种。在甲午战争以后至1911年的十五年间,日本书的中译本多至958种,而中国书的日译本则降到16种。这一现象,可见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以后,完全遗弃中国文化而倾向西方;中国人则感到日本维新的显著成效,急起直追,想就近从日本转手学习西洋。所以,中国人从日文翻译的958种书,绝大多数是西欧原著的重译本,或日本学者所著的西方学术书。^①

于是,从华蘅芳译《代数术》、严复译《天演论》、林纾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开始,我国的文化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翻译高潮。

^① 此处统计数字及中日译书情况均取材于《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》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。

三 外国文学大量输入

小 说

上古文学以散文为大宗，中古文学以诗为大宗，近代文学以小说为大宗。凡是文化史悠久的国家，其文学史的发展，无不如此。不过，在我国，虽然近代型的小说早已出现于宋元时代，却还未能厕身于正统的文学类型。在士大夫的观念中，小说还不是文学。

在第二次的翻译高潮中，外国文学之被介绍给中国读者，首先是大量外国小说的涌入。单是林纾一人，就翻译了一百多种外国小说。此外，还有周桂笙、包公毅、梁启超、陈景韩、吴棣、徐卓呆、周瘦鹃、伍光建、鲁迅、周作人等十余家，也译了许多外国小说。大概的情况是：译纯文学的小说名著较少，通俗文学较多。译西欧及美国小说较多，译东欧及日本小说较少。

纯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虽然比较的还是少数，但在短短的三十年间，欧洲几个文学灿烂的大国，英、法、德、俄、西班牙、意大利，凡是十八世纪、十九世纪许多主要的作家，他们的作品，几乎都有了译本。甚至在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间才蜚声文坛的作家作品，也迅速地有了中国译本。

明治维新时期期的日本作家，正在开始追随西欧文学的形式与创作方法。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间，他们还没有新文学的突出成就。中国人翻译的日本小说，也以押川春浪、矢野文雄等人摹仿西欧的通俗小说为多。当然，像尾崎红叶、德富芦花等著名